

播火記

梁
斌



記火播

《紅旗譜》第二部

(上)

梁 斌

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六三年·北京

播火記

《紅旗譜》第二部

(下)

梁 斌

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六三年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“九一八”事变的第二年，中共保屬特委，为了配合中央苏区反四次“圍剿”，抵抗日寇的进攻，举行了高蠡起义。

《播火記》就是以这一历史事件为背景进行創作的。《紅旗譜》中人物：賈湘农、朱老忠、严志和、朱老明、朱老星、伍老拔、大貴、二貴、春兰、严萍等都参加了这一英勇的行动。朱老星、伍老拔等人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，严志和受了重伤。地主阶级在村里組織了“和平会”，逮捕革命家屬，强迫赔偿損失，一时革命的工农及知識分子，有的远走高飞，有的下獄杀头。朱老忠坚持这一带地方工作，大貴拉着游击队上了太行山；轰轰烈烈的高蠡起义，虽然暂时失败了，但是这一斗争，却在滹沱河两岸播下了革命的火种。

作品保持了《紅旗譜》的艺术特色，在語言及民族化問題上，做了新的探索。

书 名 題 字：郭沫若

封 面 設 計：王荣宪

播 火 記

书号1728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字数 470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21 插页 4

1963年12月北京第1版 196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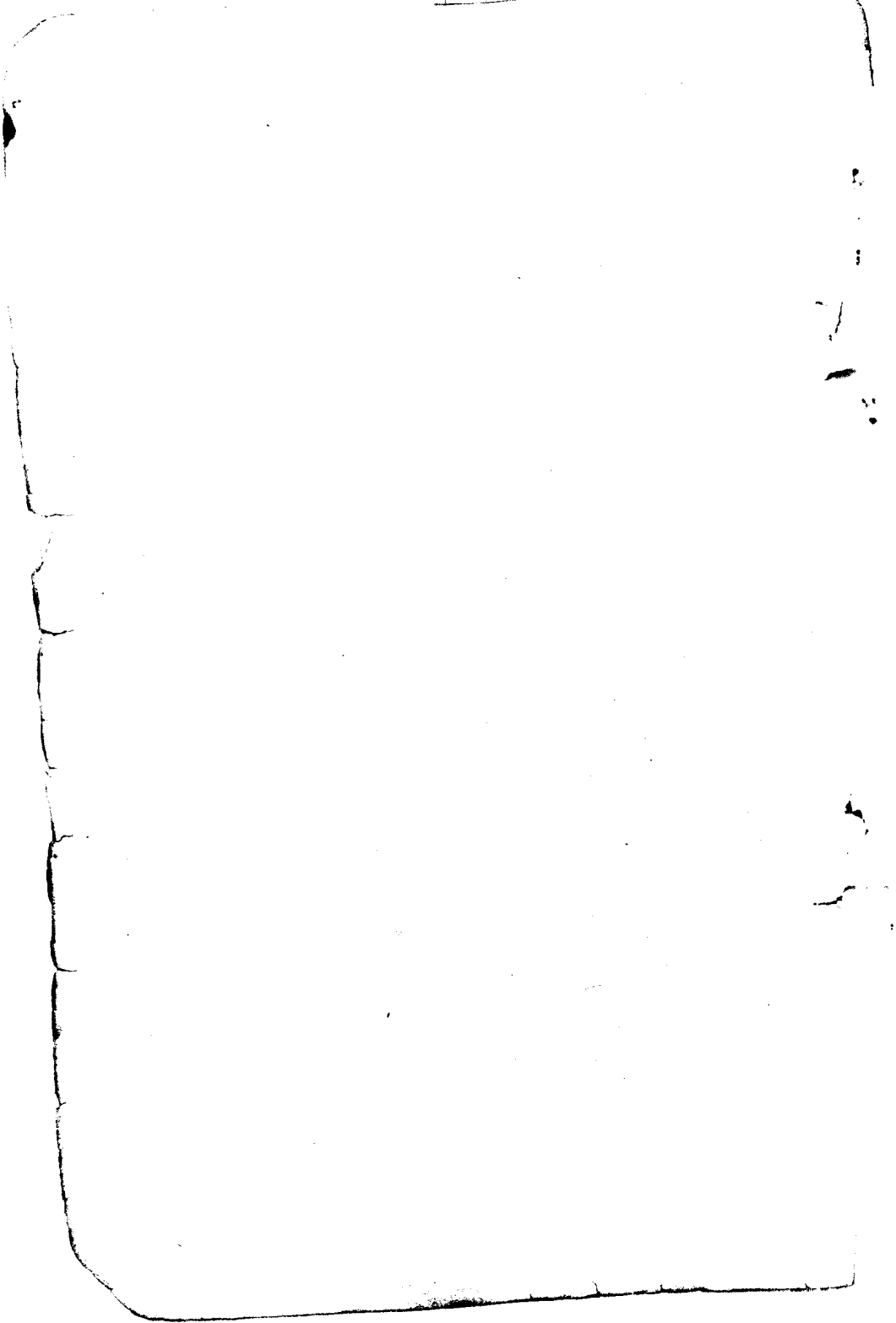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：(平) 000001—150000册 (精) 0001—1000册

(共两册) 定价 (3) 2.00元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卷 一



猛地，平原上刮起一陣大風，从遙远的北方刮过来。黃色的風暴，夾着大量塵沙，滾滾騰到高空，像才出山的雲頭，一直滾到頭頂上。

正是七月初頭，麥收以後，翠綠的田苗一眼望不到邊際。高粱沒了牛了，玉蜀黍才齊大腿高，一棵棵長得那麼茁壯；粉紅色的鬚根，有力地抓住土地；精力充沛地舞着肥厚的葉子，像無數綠色的旗幟，在風前豁啦啦地飄着，像大海中翻滾着綠色的波濤。風聲和着樹聲，鼓噪起來。一簇簇低矮的村舍，繞着樹林，使你只能看見一只屋角，或是一個屋頂上的煙囪。柳樹擋着風，像瘋人搖着亂髮，過了吃頓飯的時間，風暴夾雜的沙土更加濃厚了，空間像是懸着紗帳，稍遠的地方，使你看不清是樹林還是村莊。

不一刻工夫，有一陣連理的軸音从莊稼地裏傳過來，愈來愈加清脆。一輛藍布幃子小轎車，轆轤轆轤地从干涸的莊稼道上走出來。趕車人跨在車轅上，車上套着一匹白馬。這匹馬乍起鬃，抓開四蹄向前跑，看起來四條腿已經走得很快、很吃力了，可是趕車人還是揚起胳膊，舉着一根拌草杈子打它。每打一次，嘴上不斷地吆喝着：“走！快走！……”那匹馬，把頭一低一揚，一股勁兒向前跑。馬是跑得很乏累了，渾身淌着汗水，餓得卡起肚子，躬起腰

来。赶車人是个高个子长手脚的人，約莫有五十多岁年紀。高眉峰，长鬚子，长臉頰又黃又瘦，皺起很深的豎紋。他把两条腿攀住車轅，任凭馬拉着車子蹶上天去，顛簸得再厉害，也不会把他摔下来。風太大了，黃沙蒙住他的臉，衣褶里也尽是沙土。眼睛用力張开两条窄縫，才能向外看出事物。可是天空都是黃沙漫漫，他只能看出几步路。也顧不得擦去眼上的尘土，打一会子馬，又回轉頭，注目宁神地向車后望，一連望了好几次。見沒有什么人赶上来，才松了一口气說：“天哪！看样子他們赶不上我們了。”他又皺起鼻子，呼吸着溫热的气息。車里坐着一个年輕姑娘，跪起两条腿，向車窗外面眺望。从这个車窗望望，又从那个車窗望望，心情很是急灼。她穿着一件藍布长衫，显得身材更加修长。白淨的臉上，很枯焦，沒有血色，鼻梁高起，眼窝深进去，显得眼睛更加圓大了。她已經几天几夜沒有很好睡觉了，眼輪干癢得成了青褐色，觉得疼痛。她极力鎮靜自己，不露出惊慌的顏色。看看窗外沒有什么动静，才閉上眼睛，无可如何地倒在車角里，想歇一会。可是，風太大，刮得車帘不住地呼呼摆动。呆不一会，又不由得睜开眼睛，扒着車窗向外看着，听赶車人自言自語，她也在車內答了腔：“沒有什么人赶上来嗎？大伯！”

赶車人回轉頭，向車后連連望着，說：“姑娘，放心吧！沒有人赶上来，要是有人赶上来也不要紧，你藏在車里不动，等我向前答話，瞅个冷不防儿，照他面門就是一草杈。”这时，姑娘在車里盘腿坐着，两只胳膊抱了头，垂下去靜了一刻。初夏季节，天气热起来了，她已經在車里悶了半天一夜，沒吃飯也沒喝水，臉上尽流着汗。轎車里也避不住風，她很想露出头来看看廣闊的天地，呼吸一下新鮮空气。可是，風大黃土又多，刮得四面不見人影，只見到渾黃的天色，心上实在焦渴。赶車人看到她悶倦

的样子，說：“姑娘！你悶得慌嗎？我把車帘掀起来，叫你豁亮豁亮？”

姑娘摆了一下头，說：“不，万一叫人看見了！”

赶車人說：“漫洼野地里，这样大的風，哪里有一个入哪？即便有人看見也不要紧，也許他认为咱去走亲戚。”

真的，这时風刮得更大了，出去五步不見人影。村上沒有鸡叫，連一声蟬鳴也听不到。姑娘听了这句话，吸了一口长气，說：“亏得遇上你，好心的大伯！要不了話，我就要被捕，落在特务們手里了。”

赶車人說：“不，我是好打抱不平的，見不得你們这样可怜的人。当然，你們也不是为了自己的事情，是为了抗日，为了革命嘛！这些事老忠兄弟都对我說过，常說道：为人到底，送人送到家，咱們既有緣相見，就是我一生的喜庆，說句大話，你这就算脫离虎口了！”

姑娘沉吟說：“不，大伯！他們会知道我的家乡住处，会赶上来的……”說着，她用两只手捂上臉頰，埋下头去，如鋼刀絞腸刮肚，实在难受。

赶車人听到这里，連連回头向車后望着，不由得惊詫了一下，說：“嗯？他們会有那么大的神通？”

姑娘說：“他們是特务嘛，行营里有調查科，專門調查革命青年的社会关系。平时还装得沒事人儿似的，单等时机一到，需要的时候，就一网打尽。”

赶車人睜圓了眼睛，倒抽一口气，咧起带鬍子的嘴說：“嘿呀！好歹毒家伙！我还亲眼看見过，他們不管是十六七岁的男学生，也不管是十八九岁的女学生，都以革命的罪名逮捕起来，不是砍头就是下獄。”

姑娘叹了一口气說：“他們是反革命嘛。咳！我可逃出他們的手心了，不知道江濤他們怎么着呢！”

赶車人說：“处在这个世界上，一个人的命运，真是难以設想啊！要不是我跟朱老忠、严志和有几輩子的交情，可怎么能遇到你哩？”

这个姑娘就是严萍，赶車人是万順老店的掌柜。从两个人談話里，可以听出他們沉重的心情。第二师范“七六”惨案的第二夜，学潮的领导人賈湘农曾到过严萍的家里。当时严萍正在收拾书报，作着准备。賈湘农給她布置了工作，叫她設法营救被捕的同志們，就匆匆离开保定了。严萍把书报上有共产主义字样的，印着紅旗的，都拿到厨房里燒了。回来看了“出水”的道路，在房夹道里放上个梯子，才回到房屋，拉下蚊帳，想睡一觉，歇歇困乏了的身子。仄耳細听时，城郊已經有叫曉的鸡啼。剛把头放在枕上，远远有汽車开过来，无声地停在門前。有人开动車門，踏上石阶拍打門环。严萍探起头靜听了一刻，当她意会到“出了事”的时候，心上不住地跳动起来。她用两只胳膊樓住胸脯，制止心臟的跳动。当她又意会到这不是目前应有的措施，立刻从床上跳起，披上衣服，开門走出来。一出門遇上严知孝从暗影里走出来，拍了一下严萍的肩膀，打了个手势，叫她赶快逃走。她才迅速地走进夹道，又回轉身从墙角探出头去，看有什么人走进院子。严知孝慢步走到門前，問：“什么人叫門？”

是一种南方口音，拍着門說：“甬管什么人，开門吧！”

严知孝說：“如今治安不靜，光說开門，深更半夜，你們是干什么的？”

門外另有一人粗暴地說：“甬媽的廢話，快开門！”說着，拍脚踹門。

严萍一听，南腔北调，嘴里不干不净，觉得不对头，翘腿爬上梯子跳过邻家。在邻家院里，还听得爸爸跟那群特务们动交涉。特务们要严知孝交出严萍，叫她到保定行营去谈话。严知孝说，头天下午，她就离开家，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。特务们骂他胡说，说今天下晚，他只送一个男客出去，并没有出门。当时，她还不忍把这灾难丢给爸爸，听那群特务们吵得不祥，才开了邻家门慌忙走出来。深夜的胡同里，冷冷清清，身上直打寒颤。走到十字路口，她觉得无处可去，到目前为止，她还闹不清到哪里去的好。在夜黑天里，暗蓝的天上闪着星群，她趁着星光向城墙走去。走了一会，她又想到城头陡峭，高不可攀，一个姑娘的身劲，无法爬上城去。又折转身向万顺老店走去，想去找朱老忠和严志和。她走到店门口，推了推门，店门紧闭着。轻轻敲了两下，立刻有人走出来。这时，店掌柜一个人在院子里踱步，他正为严志和家的事情捏着一把冷汗，听得有人叫门，蹑悄悄地走出来，把门开了个小缝，问：“是谁敲门？”

严萍惶惶地说：“是我，来找志和叔叔。”

店掌柜趋眼一看是严萍，告诉她，朱老忠和严志和，为江涛的事情，从今天早晨出去，直到这早晚还没回来。到了这刻上，严萍两手搓着胸脯发愁，没有办法。在深夜里，她实在想不出到什么地方去，只得把特务捉人的事情按实说了，店掌柜一听，慑起两只眼睛问：“哟！有这样的事？”

严萍眼上挂下一串泪珠说：“是的，大伯！救救我！”

店掌柜身上打了个冷颤，吊起眼珠想了想，二话不说，左手把严萍的胳膊一抓，右手把门带上，迈开脚步走出来，嘴上不断说着：“走！姑娘，事不宜迟，快走！快走！”店掌柜走得并不快，只是大步迈着，严萍就觉得流星似的跟不上了。店掌柜拉起严

萍，踏着墙根的暗影，一溜烟走出南城。直到目前为止，严萍想起当时，还像是在一个迷糊的梦境里。想不出，当时是怎样通过白军的岗哨走出城关，像是插翅飞过来的。

两个人走到南大街一家小店里，一进大门，店掌柜就喊：“老三！老三！快起来！”

在黑夜中，小店的主人听他慌张地喊叫，腾地从炕上爬起来，开了门问：“什么事？大哥！”

店掌柜说：“把你的车马借给我使一下。”

小店的主人把手一拍，说：“咦！不凑巧，明天我要送客人。”

店掌柜急得喷出唾沫星子，说：“兄弟！明理不用细讲，我有磨扇压住手的事情，借你的车马使一下，你送客人再借别人的。”说着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走进马棚抓马套车。

小店主人急得搓着手说：“大哥！不行，不行，可不行！我已接了定钱。”说着，赶上去抓住笼头夺马，又说：“再说，这匹也不是我的马，这是客人的。”

店掌柜一手抓住马笼头，一手把小店主人攥开，说：“我不管是谁的马，好朋友！这是救人急难的事情，我管不了那么多，有困难你去应付吧……”说着，夺过马来套上轎車，对严萍说：“姑娘！快上车！”等严萍上去車，他看了看，身上还没带什么应手的武器，走到槽头上抄起一根拌草杈子，腾身跃上车轅，大声吆喝：“兄弟！开开梢门，哥哥我要下乡走一趟，回来車資馬价一并算给你，要多少哥哥我给你多少。”说着，左手拉起扯络，右手握紧草杈，照准马屁股擂了两下子，高声喊叫：“开门！車馬出去了！”

这匹马拉着这辆小轎車，一溜烟跑出南关，一直跑在黑暗的原野上，把一片清脆的轴音丢给深沉的夜晚。直到中午，才走过

4
了唐河。恐怖还紧紧抓住他们，窒息得透不过气来，严萍有时抱住胳膊蹲在车角里，有时匍匐在车上，想睡也睡不着，合一下眼睛就又醒了。一合上眼睛，就会看见江涛的面影，看见第二师范高大的门楼、杨树，看见多灾多难的、被白军宰割着的革命的母校。

刚刚出城的时候，她还觉得像是老鹰爪上的小鸟，被恐怖捉弄着。心上想：“真像一只鸽子呀！被老鹰追逐着，你飞在地上，它会追到地上。你飞到天上，它会追到天上……”想到这里，就把头垂在膝盖上，呆直眼睛出神。当她想到江涛说的：“我们要回到家乡去，回到滹沱河的两岸去，领导革命的农民起义，挽救祖国的危亡……”立时就有暴怒的人群在眼前跃动。她又想到：“离开城市，我们又到乡村，到乡村里去播种，到乡村里去扎根……”一想到革命，想到斗争，她的胸襟就豁亮起来，浑身有了力量，看着田野上的庄稼五谷都是有生气的。

天下午时分，大风渐渐平息，迷迷蒙蒙落下很多沙粒，积在地上，如同黄色的晨霜。天又开始阴霾起来，黑云密布了。他们为了早一点赶到家乡，好预防未来的事故，又一直走了个通宵。直到天亮，车子才走到九龙口上。严萍隔着车帘看见翠绿的梨林，看见长堤上的白杨，挺直的树干，在朝阳下闪着白光，由不得脸上漾出笑容。赶车人回过头来说：“姑娘！到家啦，掀起车帘，叫你豁亮豁亮吧！”说着，把布帘上的黄土抖了一下，掀上车顶去。

严萍从车里探出头来，看看平坦的原野，笑了说：“到了家就好了！”车子进村的时候，她为了不见到人，又把车帘放下来。直到轿车拐进院子，才从车上跳下来。不知怎么，一到了家乡，心情立时感到豁亮，恐怖的情绪也松快下来。她走进二门，喊了一声：“奶奶！萍儿回来了！”

奶奶正在屋里閑坐，听得稔熟的声音，颤着腿腕走出来，站在台阶上，摘下老花眼鏡，笑出来說：“可怜見儿，闺女！可回来了，沒把別人想死！忙屋里来，我給你搬行李。”說着，走下台阶去拉严萍的手。当她看見孙女的模样又黃又瘦，下巴頰儿尖尖的，穿着件藍布长衫，不像往日回家，穿着彩色閃光的衣裳，老人不由得吃了一惊，心里說：“嘿呀！孩子出了什么事情？”走到外院，往車上一看，並沒有柳条箱子和网籃。根据往日的經驗，父女們每每回家，总要带回时兴衣料、十錦餅干、各色点心和噴香的茶叶，沒有一次空着手儿回来过。她反复思量：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，也許为婚姻事情，父女們鬧翻了。就又手扶着墙根走回来說：“闺女！还没吃飯吧？想吃点什么东西，奶奶給你做。”

严萍像沒有听见，悄悄走进屋里，坐在炕沿上，低下头，呆直眼睛不說話。見奶奶走进来，才陪着笑迎上去，說：“奶奶，你身体好！”她看到奶奶确实老了，手上瘦出骨节来，臉上长出酱色的斑痕；原来做下的老毛藍布褂子，穿在身上，显得又肥又大。听話时总是仄起耳朵看你的表情，看你口腔的活动，看半天才能明白你說的是什么意思。严萍帮助店掌柜卸下車，喂上牲口。吃完饭，店掌柜就要套車回去。严萍說：“大伯！你看天这早晚了，明天再回去，歇歇馬！”

店掌柜說：“姑娘！你还不知道，这車馬是硬抓来的！”

严萍听了这句话，怔着眼睛楞了一刻。她不得不問：“大伯！这趟車价人家要多少錢？”

店掌柜拍拍衣褶里的尘土，仰起头哈哈大笑了，說：“要是讲价钱，万两黄金我也不来送你。”

严萍从衣袋里拿出一張鈔票，說：“大伯你拿去吧，路上喝壶茶！”

店掌柜接过鈔票，用两只手展开，顫得像蝴蝶翅儿，臉上笑出来說：“姑娘！这点錢不太少嗎？”

严萍一下子怔住，說：“怎么，你嫌少？再給你一点。”她又从衣袋里掏出一張十元鈔票递过去。

店掌柜摇摇头說：“我是不要錢的。”

严萍睜圓眼睛楞住，問：“那么叫我怎么办呢？我給你拿点粮食吧！”

店掌柜站在車前，拿起拌草杈，在眼前晃着，笑花了眼睛說：“姑娘！說句实話，我一不要金錢，二不要粮食，单表我老汉一片誠心！請你記住，姑娘！我是束鹿人，名叫白老槐，自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，就在保定开下这座小店，如今也有几十年了。希望在多少年以后，你們这‘共派’几时兴了，不要忘記，今年今月的今天，我白老槐曾到大严村走过一趟。好，后会有期！”說着，把腰一纵，跃上車轅，照馬脊梁插了一杈子，哦吁了一声，車子飞快地拐出梢門口。

严萍送出門外，听着車声走远，心里想：“亏得碰上他……”眼前还閃着这位老人的音容笑貌。她在門前小塘边站了一刻，太阳从云彩縫里露出半个臉，照着池水清澗，几只白色的鴨子，在水边鼾睡，老柳树上的叶子又濃又密，把細长的枝条垂在水面上，風一吹动，枝条划得水面上皺起一圈圈波紋。她平时也常想到家乡，今天面对着孩童时代熟悉的村舍、树林，直觉身上服貼。可是因为江濤他們的事情，她心上还是不安，按也按不住。

心头波动的情緒。

严萍和奶奶在一块，并不觉得她瑣碎。才回到农村，开始乡居生活，一切都感到新鮮。因为回来得仓促，連一本书也沒帶回来，一个人从屋里走到院里，又从院里走进屋里，实在閑得不行。奶奶見她沒可不可儿，偷偷叹气，认为是少女們通有的煩悶。笑了笑，走上來說：“閨女！大人啦，有什么心事，在沒人儿的时候，跟奶奶說說。”

一問起心事，严萍立时低下头去，說：“没有什么，奶奶！只是心气不舒。”

奶奶两眼笑得开了花，說：“奶奶知道你們的心事，奶奶也从年幼时候过来。閨女家，一到了这个年紀儿，心花开放的时候，就自然而然地添了沒名儿的煩惱。”

严萍一听，噴地笑出来。又綳起嘴唇說：“不，奶奶……不是你說的……”

奶奶說：“不是也不要紧，奶奶跟你說句笑話，叫你开开心。放心吧，閨女！媒人早就来了好几遍，就是該死的你爹不松嘴，要是他答应一句話，亲戚罗亲戚，庄戶一大片，人儿也用不着相看，坐花轎的日子就到了。”

奶奶一說，严萍心上突突地跳动起来，不知不觉，臉上涌起潮紅。她倒不是害羞，是怕奶奶提出婚姻問題，使她受到难堪的刺激。

奶奶說：“青青年岁儿，不缺吃，不缺燒，可有什么发愁的，除了是想心上的人儿。”奶奶更加高兴起来，两只脚顫顫巍巍，一步一步迈过来，伸出两只手，拍着无声的掌說：“看！我一猜就猜着，不說不笑不成笑話，年幼的人們，念书念醒了，学得大大方方，有什么不能說的？有什么話說出来就好了，窩在心里，年长日久，

会积成不痛不痒的病儿，还得請医生吃药。”奶奶說起話来連行押韵，使你不笑也得笑，不痒也得痒。她說着，从柜橱里取出綉花的綢子，拿出綉針絲綫，递给严萍，說：“来！我給閨女找个活計儿，綉下两个花枕头，将来一人枕一个。”

严萍看老人直向她打趣，說：“不，奶奶！你說得不对，我不是想的那个。”又伸出两只手說：“你看！我的手这么粗，哪儿会扎花綉？”

奶奶瞟了严萍一眼，說：“不粗，細溜长的手指，葱白儿似的。生来是描花綉、伺候丈夫、抱胖娃娃的手。”在她心上，还在記挂着馮登龙，想着有一天把严萍給馮登龙成亲。

严萍一下子紅起臉来，撅起嘴說：“不，哪里是？我还想拿工人拿的錘头、农夫拿的鋤头，我要像男子汉大丈夫一样在世界上做我應該做的事業。”

老奶奶一听，綰起嘴來說：“呸！哪里話，哪里話，咱是千金小姐嘛！想得出奇！”

乡村生活，与城市不同；沒有市声，听不見車馬，是那樣的恬淡、宁靜。严萍在保定工作慣了，实在一个人呆不下去，白天坐在台阶上，望着远处树尖上搖动的叶子。夜間躺在奶奶身边，听街道上的犬吠，黎明有远近村庄上的鸡啼，杜鵑鳥一声声在叫，清晨的街道上，有卖豆腐的梆子声，她觉得比城市生活幽美多了。驀地，她想起一件什么事情，立刻放下綢子走出来。繞过門前的水塘，踏着梨林里的小徑，向小严村走去。路旁的草丛，油綠新鲜，太阳光从叶隙中篩下来，照在草上，一片一片亮晃晃的影子，她踩着日影向前走去。走着，她又想起，在几年以前，反割头稅胜利的年月里，她在这里第一次向江濤提出参加組織，被江濤一口应允了。距离那个时期并不很久，在冬日的暖阳里，江濤